

文木鄉音

——吳敬梓紀念館開館詩文選輯

吳敬梓紀念館
開館詩文選輯
四庫全書



文木乡音

——吴敬梓纪念馆开馆诗文选辑

吴敬梓纪念馆编印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前 言

正当我们纪念吴敬梓诞辰二百八十五周年的时候，吴敬梓纪念馆经过一年多积极筹建，业已落成。这为家乡人民缅怀吴敬梓这位文坛巨匠，学习和继承他的文学遗产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值兹开馆之际，全县各界人士，以及身在外乡的全椒同仁（他们有的是戎马生涯几十年的老战士，有的是在文史园地上辛勤耕耘的老园丁，有的是崭露头角的文学后生），怀着对先贤仰慕之情，热忧写诗、作文、撰联，抒发心声。为此，我们选编了《文木乡音》这本小册子。但囿于视野狭隘，文学素养有限，瑕疵难免，企待方家正可。

在本书编选过程中，曾得到全椒吴敬梓研究小组同志们的协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吴敬梓纪念馆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目 录

前 言
吴敬梓行述	
——兼论“卧本”《儒林外史》序和“幽榜” (1)
卧闲草堂本《儒林外史》序的作者	
——闲斋老人即吴敬梓考 (11)
《儒林外史》部分全椒方言补订 (15)
也谈吴敬梓父亲就是吴霖起 (23)
试考吴敬梓著作中的全椒名胜古迹 (25)
吴、金两姓亲戚关系 (33)
“西墅草堂”碑刻在全椒发现 (35)
诗 (36—41)
词 (42—45)
楹联 (46—49)

吴敬梓行述

——兼论“卧本”《儒林外史》序和“幽榜”

张田有

吴敬梓，字敏轩。移家南京后又号秦淮寓客、亲友后辈称他为文木先生。世为全椒望族。曾祖吴国对，兄弟五人。除老二吴国器务农外，其余四人，在明季清初先后中举人或进士。老大吴国鼎，明崇祯十六年进士，官内阁中书。老三吴国缙，清顺治六年进士，官江宁府学教授。老五吴国龙和吴国鼎为同年进士，官户部主事。后因母亲去世，两人一同弃官归。顺治末年，国龙被荐重新起来做官，较长时间官给事中，並担任过御史。是一位敢于向皇帝争谏的名臣。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第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，（俗称探花）历官翰林院编修、侍读、国子监司业、福建乡试正考官、顺天学使等清要官职。吴国对和吴国龙是孪生兄弟。康熙初，两人同在北京做京官，同住在一个宅子里。两人面貌言笑风度，极为近似。连一些老朋友骤然见面，往往不能辨认，闹了不少笑话。①

吴国对有三个儿子，依次是吴旦、吴勛、吴昇。吴旦就是吴敬梓祖父，国子监生，州同知，早年去世。在吴敬梓祖辈兄弟中，以吴国龙第五子吴曷最有名。他是康熙三十年第一甲第二名进士。（俗称榜眼）吴曷大哥吴晟也是进士，幼弟吴早和吴国对幼子吴昇都是举人。三、四十年间一门出两个鼎甲，很

受到人们的称羨。②

父亲吴霖起，是吴旦独生子。康熙二十五年拔贡。吴敬梓于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阴历五月的一天③诞生于全椒河湾街吴氏“探花第”。从小聪敏，在父亲的教育下，学习了古代经史百家书籍，涉猎了大量的稗官野史，学识渊博，有过人的见解。诗文援笔立就，深得父亲欢心。

吴敬梓十三岁丧母，十四岁父亲选授江苏赣榆县学教谕，跟随父亲到任所读书。④康熙五十八年吴敬梓十九岁，回到滁州应安徽学使的院试，入学为一名新秀才⑤。吴霖起做了九年教谕，得罪了上司，丢官回乡。吴敬梓随父归来，第二年即雍正元年（1723）父亲病故。

吴敬梓是独子。有一个姐姐是从父吴雯延之女，自幼过继与吴霖起为女的。后嫁滁人金绍曾。（见程廷祚《青溪文集续编，金孺人墓志铭》）父死后，留下产业二万余金。吴敬梓孤子一身，又不善治生。这一笔遗产，引起宗族间一些人觊觎。吴敬梓遭到族人欺凌，心中愤慨。为了排除烦闷，遂放浪形骸之外，有了一些惊世骇俗冲破礼法的行为。他挥金如土、好周济人，卖出卖宅，不到十年将祖先遗产，花得差不多了。

吴敬梓丧服满了以后，参加了几次乡试。结果，是不学无术的人高中了，吴敬梓却落了第，遭到家乡人的冷嘲热讽。那时的全椒，在清初承平日久，客商麇集。盐业、典当业相当发达。商人贪财黠货，作风恶劣。吴氏原是全椒有名望的大族，到了雍正年间，已由盛而衰。市侩们看不起他，吴敬梓也不愿与这些人周旋。在二十六岁时，吴敬梓离开全椒，到外地远游。北到山东、西泛洞庭。所到之处，都是只重功名官位，看不起有学问的人。旅途所遇皆困。全椒离南京百余里，于是动了移家南京的念头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二月的一天，三十三岁的

吴敬梓，携带家小，在河湾街“探花第”门前上了船，顺襄河下滁河，渡过长江，当天夜里到了南京。卜居在白板桥西秦淮水亭^⑤，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页。^⑥

南京为两江总督驻地，交通便利，商贾云集。同时也是四方文士寄居之地，繁盛异常。吴敬梓一到南京，一方面用严峻的态度，对待那些商贾之流；一方面结识一些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的饱学之士（其中有经学家、考古学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数学家、天文仪器研究者）。与他们谈古论今，长啸短吟，并跟一些地位低下的伶工歌女，珍重相处，平等看待。在《老伶行》里，他歌唱一位七十八岁老伶人王宁仲，青年时参加行宫演唱，在皇帝面前，歌喉百啖，音响绕梁不绝，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。吴敬梓把他摆在文人学士之上，倾注以无限同情与敬意。平时吴敬梓称扬有才学的人，惟独厌恶空疏无学只会做八股时文的士人。把他们视同仇人，不跟他们往来，^⑦他蔑视权贵，权贵中人也看不起吴敬梓。污蔑他是吴家第一个败类。吴敬梓抱定只要有“瑰意与琦行”，对“众庶之不誉”，存在满不在乎的态度。

吴敬梓定居南京以后，到过安庆、芜湖、宣城、苏州、杭州和杭嘉湖平原。并经常到仪征和扬州等地，接触到很多人。他们的言行，给吴敬梓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中有些人和事，经过艺术改造，被写进《儒林外史》中。

乾隆元年（1736）春，皇帝诏朝廷大臣和各省大吏，认真采访有才识能文章的人，荐举到朝廷，以应博学鸿词特科考试。上海唐时琳官江宁训导，夙知吴敬梓才学优长。于是将吴敬梓推荐给安徽学使郑江。经过学院的甄别考试，转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。再经抚院的甄别考试，又合格了。赵国麟将向朝廷论荐，吴敬梓不巧病了，没有去应廷试。唐时琳和程廷祚（即

《儒林外史》中庄征君)在为四卷本《文木山房集》作的序中，都提到这件事，确系患病，“非托为病辞者”。从此，吴敬梓放弃了诸生籍。不再应乡举考试。

乾隆三年无锡吴培源(即《儒林外史》中虞博士)以三甲进士来任上元县学教谕，(清代南京城有两个县治，即江宁和上元)吴敬梓与他认了同宗，与他诗酒流连，唱酬投赠无虚日。乾隆六年，吴敬梓年四十一岁，由南京去淮安，认识了程晋芳，即在程家作客。程晋芳检看到他的行囊，简简单单的几件衣服，连笔墨也没有。程晋芳愁着眉道：我们倚靠笔墨写文章，怎能少了它呢？吴敬梓笑着说：吾胸中有自己的笔墨，要这干啥？其贫困而又风趣如此⑦。程晋芳时年二十四岁，学已有成。不仅擅长诗词，并对经史诸子，有精湛的研究。两人一见就结为忘年交。相与研究诗赋与经史，相处得特别欢乐。但吴敬梓好动，不耐久住，第二年就离开淮安与程晋芳把别了。这以后，吴敬梓家境更走向贫困。房屋里除旧书外，别无他物，时常弄得无米下锅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得忍痛把书卖了去买米。数九寒天，无钱买炭取暖，就邀请樊明征(即《儒林外史》中迟衡山)等五、六个友好，乘月色从秦淮水亭绕城墙行十余里，吟诗欢笑，然后入水西门，各大笑散去，这时周身暖和起来。他们自我解嘲，谓之“暖足”。有一个名程丽山的，是吴敬梓的亲戚，时时周济他。有一年秋天，接连下了三四天雨，城中米特别贵。程丽山对儿子说：吴敬梓恐又要断炊了，替我拿米三斗，银数两，去看望一下。程丽山儿子到了吴家，吴家已经断炊两天了。吴敬梓性情豪放，从来不把生计放在心上，得了米银，立刻买酒买肉，邀同好共饮⑦。

乾隆九年前后，与樊明征等倡建先贤祠(即《儒林外史》中泰伯祠)于南京雨花台之麓，祀吴泰伯以下名贤二百三十余人，

祠内置有乐器祭器，花费数千两银子，因此卖去全椒“探花第”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七回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场庄严肃穆的大祭场面。拿书中迟衡山的话来说，盖一所泰伯祠，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，借此大家习学礼乐，成就出些人才，也可以助一助政教。吴敬梓想通过泰伯祠大祭的活动，来体现以礼乐化俗，以德化人的思想。表现出吴敬梓还没有超越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范畴，反映了吴敬梓思想认识的局限性。

乾隆十年，吴槃登进士第，官刑部主事。吴敬梓正在南京，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七回写迟衡山等重九在庄濯江家置酒相会，谈到影射吴槃的杜慎卿登第任部郎的事。说明《儒林外史》写至此回已在乾隆十一、二年了。

乾隆十四年，朝廷诏举明经行修的经学家。当事欲推荐吴敬梓应诏书。吴敬梓听到这个消息，连忙躲藏起来。金兆燕作了一首《寄吴文本先生》的古诗，详细记载这件事。乾隆十六年春，天子南巡到南京，召士子面试。长子吴烺迎接銮驾，恭献诗赋，获得考试，深得皇帝赏识，特赐给举人，并授职内阁中书^⑧。儿子到北京做了七品京官，困顿家境，并没有改变：衣服已经典当完了，囊中没有一文钱，仍经常断炊^⑨。

乾隆十八年，吴敬梓寓居南京，已二十年。他对南京的山水名胜古迹，十分熟悉。这一年，他看到前人绘的二十三幅南京景物图，十分喜悦。于是对每幅图作了诗一首，诗前有小序，装订成册，名曰《金陵景物图诗》。这些诗大半描写南京自然景物，有的地方也流露出吴敬梓个人的思想感情。在《龙江关》、《桃叶渡》两首中，可以看出吴敬梓对世态人情的讽刺。字是樊明征用各种字体书写的，有很多古文奇字。封面隶书“金陵景物图诗”六个大字，左右四行小字楷书，文曰“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”。

两方图章：一为“吴敬梓印”阳文；一为“中翰之章”阴文。均篆书^⑩。这里吴敬梓自己署下荐举博学鸿词的头衔，又可见是因病未去应廷试的。封面右下角，盖有阳文长形园角的“安化陶氏珍藏书画印”章。安化陶氏，即道光初官两江总督的陶澍。在《陶文毅公全集》中，未提到此诗及作者，足见吴敬梓在道光时还不出名。

乾隆十九年(1754)吴敬梓携妻及幼子游扬州，寓居琼花观街后土祠附近族人家。是年冬，程晋芳来扬州，与吴敬梓相遇。程晋芳原籍徽州，寄居淮安经营盐业，遭到亏损也穷了。吴敬梓握着程晋芳的手不觉流下泪来，说：你也沦到我的地步，这穷日子不好过呀！阴历十月初七，程晋芳将返淮安，吴敬梓送到船上。指着新月对程晋芳说：今日与你相别，后会不可期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怅惘，想写几句诗相赠，一时心如乱麻，无法构思，等以后再补吧。这时吴敬梓身体已经很差了，自己还没有发觉，谁知这一别，竟成永诀。

有个嘉兴人名叫王又曾的，早就闻吴敬梓名。四次到南京，欲登门拜访，以无介绍而止。后与吴焘同为南巡召试举人，同在北京内阁官中书。是年冬告假南还。吴焘告诉王又曾，父亲正客扬州，可过访。十一月三十日（阴历十月二十八日）^⑪王又曾停舟馆驿前，登岸走访未遇。傍晚，吴敬梓回寓，家人告知此事，即到舟中回访。两人相见如旧识。古往今来，无所不谈。因与王又曾相约，来日作客邸消寒，尽情饮酒，欢叙至性尽为止。当晚，吴敬梓从舟中回寓，饮了一些酒，脱下衣服就寝。猝患中风，不及救治，竟与世长辞了，终年五十四岁。时金兆燕寓居徐宁门，约王又曾去找两淮都转盐运使卢见曾。吴敬梓与卢见曾亦系旧交，卢见曾于乾隆初第一次任两淮都转时，被人诬陷，远戍军台，绘了一幅“出塞图”吴敬梓曾为出

塞图写了古诗一首，时间约在乾隆五年^②。在卢见曾的资助下，得以延殓，运往南京。

吴敬梓前妻陶氏，继妻叶氏。长子吴娘，字荀叔；次子名不详，字葵叔，早卒。三子吴洪，字蘅叔。幼子名字均不详。葬地有两说：一全和《儒林外史·跋》谓：“卒葬金陵南郊之风台门花田中”。另顾云《泰山志·吴敬梓传》谓：“歿葬清凉山麓”。两人均生在吴敬梓后且百年，所说未必可靠。目前还没有发现吴敬梓墓志，难以断定。

吴敬梓不应鸿博廷试，家境又一天天走向贫困。他接触的许多人，“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；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；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，被人看破耻笑者。”吴敬梓看透了八股科举制度的腐败，饱览了世态炎凉。大约在乾隆四年左右，开始创作讽刺和鞭挞封建社会末世丑恶的长篇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社会生活和亲身经历，使他积累了相当多的创作素材。吴敬梓早先阅读的大量稗官野史，也有助于提高表现能力。《儒林外史》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前后。程晋芳于乾隆十四年作的《怀人诗》，已经提到此书。即：“外史纪儒林，刻画何工妍；吾为斯人悲，竟以稗说传。”但以后仍在续写，如发生在乾隆十七年的事，也能够见于第四十九回中。这就是马二先生（真人为滁州冯祚泰）加贡进京，还没有参加顺天乡试的事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4年影印的卧闲草堂本《儒林外史》，前有乾隆元年（1736）春二月闲斋老人序，又该怎样理解呢？我以为吴敬梓自辞去鸿博征聘，世界观即起了明显变化。这时批判热衷功名富贵的《儒林外史》腹稿，已经打好。最少：“敷陈大义，隐括全文”的第一回已经写成，因而预先写了这篇序。写这篇序的，不能是别人，而只能是吴敬梓自己。他人未看到全书，怎能写出书中批判功名富贵的内容

呢？也有人说，序文年月是成书后故意倒写的。因书中所写，大都实有其人，事情又多半发生在乾隆纪元后十余年间。不这样，容易为人指实，引起纠纷。所言不无道理，可作补充说明。

《儒林外史》成书后，人们争相传抄，在吴敬梓生前，还没有刻本。第一个刻本，金和以为是金兆燕官扬州府教授时梓行的。不大可靠，说见安徽《清流》总二期拙作《金兆燕扬州刻本〈儒林外史〉质疑》一文。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(1803)卧闲草堂本。共五十六回，前有闲斋老人序，最后一回为《幽榜》。现在印本，都是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而校刊的。近年版本均踵金和说多删去《幽榜》一回，以为是伪作。我以为应该保留。《儒林外史》是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毒化了人心和社会风气的小说。《幽榜》不仅有学行俱优的虞博士、庄征君、杜少卿；也有只懂得高头讲章但对人诚笃的马二先生和腹内空虚，并无劣迹的周进、范进；又有学行兼劣的匡超人、牛浦郎。他们却于死后被皇帝统统收入幽榜，赐以进士及第和出身，授职翰林。还谈的上什么“旌就抑之人才，以襄圣治，以光泉壤？”这不正反映出吴敬梓对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莫大讽刺吗？又此书无主干，仅驱使各种人物，行列而来，事与其来俱起，亦与其去俱迄。首尾涉及八十余年的事，应该有《幽榜》总收全书。好比司马迁《史记》，起黄帝迄汉武帝，首尾二千余年，所叙人物甚多，亦无主干。书末有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以收全书。《幽榜》未必是伪作，不应轻予删去。此外，又有值得注意的一点，书中成进士入翰林的有鲁编修、高翰林两人，却都没有写出名字。只登进士第并且入了仕籍的有周进、范进、向鼎（真人为商盘，却是翰林）蘧佑、雷骥、杜倩、李本瑛、虞育德等人，又都未入翰林，这正好便于在末回列入幽榜，授职翰林，足以证明《幽榜》是吴敬梓一人手笔。建

议；今后出版《儒林外史》应收入这一回，并在书前增加手迹体闲斋老人序，以成全书。

现在《儒林外史》有了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越文等多种外文译本。传遍国外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

吴敬梓晚年专精经学，著有《诗说》七卷。不拘于宋儒解说，时有卓越见解。诗文集有《文木山房集》十二卷。今存四卷本，乃吴敬梓三十九岁前作品。解放后，陆续发现佚诗二十七首，联句一首，佚文四篇^①。

吴敬梓纪念馆位于全椒城北郊走马岗南坡，大门临靠舟门涧，再南为襄河。河涧之间，即吴敬梓故居探花第遗址。其后花园即遗园，直达涧滨。园中有吴国对书房赐书楼和吴敬梓书房文木山房。岗东最高处有元武阁，（俗称北极阁），均见于《儒林外史》书中。惜均毁于兵火。吴敬梓青少年时期，生活于此，读书歌吟于此，与友人会文于此。其遗迹依稀可寻，游人、学者将以考览而寄兴焉！

注：

①以上见民国九年《全椒县志·选举表》及吴国鼎兄弟传。

②以上见民国九年《全椒县志·选举表》及吴旦兄弟传。

③见金槃《泰然斋集·次半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》中有“榴火柳汁殷红兰……忽忽春光已三十，”指吴敬梓生日在阴历五月某日，正石榴花开红色似火时。

④吴敬梓《文木山房集·赠真州僧宏明》：“昔余十三龄，丧母失所持，十四从父宦，海上千里。”

⑤吴敬梓三十岁时作的《文木山房集·减字木兰花》词：“株守残编，落魄诸生十二年。”从三十逆推十二年，应为康熙五十八年，时年十九岁，即吴敬梓进学时年龄。近人根据金两铭《寿敏轩三十初度》诗，以为是雍正元年父死之年进学的，时年二十三岁。此处我从吴敬梓自己所述。

⑥见吴敬梓《文木山房集·移家赋》。

⑦见程晋芳《勉行堂集·文木先生传》。

⑧见民国九年《全椒县志·吴焘传》。

⑨见程晋芳《勉行堂集》寄怀严东有三首之二。

⑩见周德恒先生影印本《金陵景物图诗》。

⑪按乾隆十九年为甲戌年，阴历十月二十八日，即阳历11月30日。

⑫见丘良任先生安徽《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·吴敬梓题卢见曾〈出塞图诗〉》。

⑬为《王巢诗草序》、《王剑缘传奇序》、《尚书私学序》及何泽翰先生新发现的《石臞诗稿序》。

卧闲草堂本《儒林外史》序的作者 ——闲斋老人即是吴敬梓考

汪岳尊

卧闲草堂本《儒林外史》，是现在能看到的《外史》最早的刻本。扉页右上有“嘉庆八年新饬”，左下有“卧闲草堂藏版”等字样，中行八分书《儒林外史》四大字题签。接后序文一篇，系行草书法，下款为“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序”十二字。此序向为研究《儒林外史》者所重视，多认为系《外史》作者本人自作。甚至有人提出说“如果能够确证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本人，那么，这篇序就显得更为宝贵了，因为这是他谈文学问题的直接言论。我们盼望着这方面的考证工作取得成就”。（注）我本来就同意这种论点并抱着有这样希望的，因为如所周知，一个同时代的人为别人著作作序，序中既不叙明书的作者姓名，而在下款中又不写出自己的姓名，仅署上晚号，是不可想像的事。一九七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《卧本》影印发行时，也在前言中提出这一问题说：“是否即系作者本人所作，尚需进一步研究。”这当然也是认为尚未发现确切可征的依据。

考近年发现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《卢见曾出塞图》上有吴敬梓题诗一篇，甚清晰完好，其书法丰神，参合王赵，极见高逸秀拔的趣味。该诗系作者客扬州时应卢雅雨之请而题的，自不同于《金陵景物图诗》为樊圣谟代书之例由他人代笔

可知，展转影印流传，公认为系作者手迹无疑。我当初见此片时，对书写的笔法，就觉得有似曾相识之感，以事扰未能清切回忆。近日重温影印《卧本》意有所触，于是复检《闲序》观之，且和《出塞图》吴诗两相对照，虽《卧本》序言经刻工加工后，有些字体笔画，难免走形失真，但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是，从总体上看，两篇书法笔意，竟是完全相同，如出一手。经再三观玩，发现其中好多字更是神貌皆同。兹将《闲序》序言和《出塞图》吴题诗中笔法形态相同的字，列表并拍照一些附下，以供检校。

《卧本》序言字：	碑	大	天	穷	神	中	不	化	无	情	闲
《出塞图》	碑	大	天	穷	神	中	不	花	抚	青	闲
诗字：											
	取右半							取下半	取右半	精	取外框
											取右半

上：卧片

下：出片



从上表看来，可以说《闲序》为《外史》作者吴敬梓用笔名所作，并亲书的自序确切论证。我想这个问题，似乎不应该再成为什么悬案。这一论证的确认，无疑将为《儒林外史》的

研究者增拓了新的领域；更可为今后重印《儒林外史》时，将《闲序》影印冠于卷首，注明源委，以有利于研究者之取材。

此外，关于《闲序》作者问题的所谓一般疑点，仍有予以解决的必要，如当乾隆元年时，作者才三十五、六岁，无论从生活环境、思想境界或时间条件来说，都不可能对《外史》进行创作，更谈不上完稿的问题了，况又正在壮年，何得自称老人的问题等等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我的答复是：所有这些正可见作者游戏玩世的聪明处。书虽成于晚年，在自序里既不署出姓名，而且把年月倒填提前若干年，正如把《外史》摭拾当时的故事，说成发生在明朝，而且在书上亦不标写著者姓名一样，使当时读者扑朔迷离，无从捉摸。这样做，从大的方面说，对于清初严酷的文字狱法网的避免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从小的范围说，亦可免惹起书中影射人物素材之磨擦。因为作者在某些地方警惕性还是高的。就拿《楔子》而言，其中就曾说出“灭门的知县”，“但他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说，危素老羞成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……到别处去躲避几时”，“也怕从此有口舌”。这些都可证明。

这样串解，是极其自然而又是尽情合理的。并且从这一安排上深切地看到作者对全书的煞费苦心处。

管见所及，用质高明。

注：见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姜东赋著——“稗官为史之支流”辨——读闲斋老人的《儒林外史》序

1985年1月稿

又注：本文脱稿后，当即于85年1月初复抄分寄李汉秋、孟醒仁、丘良任教授等，后复于同年11月寄与何泽翰教授，皆属征求意见，请予鉴定。先后接到复信，谓：“蹊径独辟，很